

《千年之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陈进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吴昕孺的长篇小说《千年之痒》讲述了知识分子乌去纱跨越少年、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乌去纱的生存变迁实则对应了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青春成长史、现代都市中的情爱史,以及在欲望时代中的命运史。《千年之痒》展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本相和当代人的精神图景。

[关键词]吴昕孺;《千年之痒》;知识分子;精神史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4-0009-05

The Millennium Itch and the Spiritu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CHEN Jinw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Millennium Itch* by Wu Xinru tells the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the intellectual Wu Qusha across his juvenile and youth to middle-age. The surviv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Wu Qusha act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growth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born in the 1970s, the history of love in modern cities, and the life history in the age of desire. *The Millennium Itch* show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ciety and the times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and reveals the essence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spiritual pictur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Key words: Wu Xinru; *The Millennium Itch*;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history

2016 年出版的《千年之痒》是吴昕孺继 2002 年《高中的疼痛》和 2006 年《空空洞洞》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说,吴昕孺用 14 年时间建构起了自成体系的“青春三部曲”。我曾撰文说吴昕孺的“正业”既是编辑又是作家,^[1]但将两者相融合还是知识分子这一身份。而《千年之痒》的主人公正是“出生农村又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乌去纱。小说讲述了他跨越少年、青年,直抵中年门槛的生存变迁。很显然,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昕孺对知识分子乌去纱心路历程的揭示,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对自我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省思。进而言之,这部长篇小说以一个人(乌去纱)、一个家庭(乌去纱与昌静

组建的小家庭)、一座城市(从乡村罗岭到都市橘洲)为叙事线索,完整地展现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前后跨度近 20 年的中国城乡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并由此揭开日常生活的本相和当代人的精神图景。

一 青春之歌:20 世纪 70 年代人的青春成长史

吴昕孺在长篇小说《千年之痒》的开篇写道:“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恍如梦境,却切切实实发生在乌去纱那一年的生活中,它让乌去纱的命运出乎意料地拐了一个弯。或许,这只是小说

收稿日期:2017-02-01

基金项目: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博士专项基金资助项目“江苏作家群落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JSNU2015BZ24)

作者简介:陈进武(1985-),男,湖南沅江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家言。对于像乌去纱这样兼具敏感与理性,出生农村又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十多年前记得起来的日常物事都会蒙上一层梦幻色彩。而所谓命运的拐弯,只不过是人生岁月的自然流程而已,就像我们大地上的任何一条河流一样。”^{[2]1}这里所展示的梦幻生活与人生旅程很自然地将读者带入了一种充盈着成长梦想与青春怀旧的情感氛围。

对少年梦想与青春奋斗的解悟是《千年之痒》的一大看点,读后能够洞察到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那代人的生活史、心灵史与青春史。应该说,中国新文学中书写“青春之歌”的小说从来不乏经典之作,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但像《千年之痒》这样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特定的一代人的青春、生活与奋斗为叙事核心的小说仍然有其新颖可读之处。吴昕孺尽可能地冷静观察和客观评价主人公乌去纱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征程,解析与展示当代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批从农村到城市奋斗者“奋斗”的诸多奥秘。乌去纱的“改变命运”确实有着特定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因素,但是小说所揭示的规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从小说的章节安排来看,第一章到第八章,亦即从“楼上那双眼睛”到“你相不相信大学时代的爱情”,展示的是乌去纱的高中与大学的学习生活。作为一个出生于农村的读书人,在20世纪80年代,乌去纱个人奋斗的首要目的是改变身份,而改变的最佳方式是考上理想大学,进而当上城里人过上城市生活。在高中时代的一次演讲比赛中,乌去纱满怀豪情地畅谈,理想“好比我们脚上穿的鞋子,不穿鞋子走不多远,我们穿上理想的鞋子,就能一往无前”^{[2]24}。实际上,考上一所好大学就是这代人“一往无前”的原动力。然而,读书的意义又在哪儿?恰如唐宏伟所说的:“你请客的有效期是十年,以后当了大官赚了大钱,请老同学嘍一顿就行,这叫‘苟富贵,勿相忘’。”^{[2]11}显然,这句话隐含的逻辑是读书尤其是高考是乌去纱们改变命运的有效路径,而个人命运得以改变的确证方式是“当了大官”或者“赚了大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于乌去纱们“成功”路线的划定与要求实则是否定了被视为“当代英雄”的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失败”的个人奋斗之路。

没有人会质疑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富有精神气质与时代氛围的青春,一方面本应是人生中最为重

要的一段旅程,往往希望与失望、放任自我与自暴自弃并存;另一方面,以青春为对象的叙事应该是活跃着刻骨铭心的成长体验,青春少年的内心躁动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待是青春书写最为本真的活力所在。《千年之痒》中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代人的青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刻骨铭心”,它因为青春应为高考奋斗的目标过于明确而显得相对单调。在逐梦的青春时代,自诩是文科班“新朝代的帝王”的乌去纱最大的期盼是“实现自己考上北京大学的宏愿”,“一个会读书的少年,进了第一流的大学,毕业后分到令人羡慕的单位”。^{[2]3}当然,考试成绩好也成为同学竞相追捧的最好理由:“雄居第一名使他不觉养成了从容的风致,很多同学都在后面学着他,模仿他的举手投足,把他们一一变成了效颦的东施。”^{[2]3}当考试发挥失常想着放弃填报北大时,“歪脖子班主任严厉地瞪视着他,他只好在第一志愿栏内填上北京大学”^{[2]33},结果离北大录取线差两分,被意外录到了本省的湘江师范大学。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路遥笔下那个保持着精神高贵的失败者孙少平终究让位给了读书光荣的读书人乌去纱。应该说,这种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与精神镜像。

然而,问题在于进入大学后,曾把“读书至上”奉为信仰的乌去纱“进一步看穿了大学与中学的本质差异。这个在中学里自信满满的优秀学生,到大学忽然成了‘高分低能’的代表人物,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虽然成绩一般、但特长突出的同学成为校园里的宠儿”^{[2]47}。此时的乌去纱“全然没有在中学时的那份灵动与从容”,“仿佛一块剩下几根头发的秃顶,呈现出失去尊严的丑陋”。^{[2]47}对于乌去纱的得与失,我们能够见到吴昕孺的反思与洞见:小说中写到乌去纱姐姐因文理各科成绩均衡,很难在遴选跛脚人才的高考文理分科考试中取得理想成绩,便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考。对此,吴昕孺借乌去纱之口这样总结:“伦理在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主宰了人的喜怒哀乐。伦理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把人的自然情绪变成了从社会反射而来的晴雨表。本能已无法成为情绪的依据,家庭、社会、国家才是我们行事做人的圭臬。”“心灵长期浸染在社会的大缸里,像涂满五颜六色而让观赏者误以为穿着衣服的人体一样,这种背叛完成于巧妙的遮蔽而不是无情的嘲弄。”^{[2]71}诚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

的青春主题，而每一代人也会有着那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尽管吴昕孺在《千年之痒》中书写的青春奋斗显得无奈与宿命，但的确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青春成长史。

二 情感之迷：现代都市中的情爱史

“小说就是试着把下一刻将要发生的事情，提前告知我们。小说就是告诉我们，过去或现在可能会是一副怎样的面孔。小说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身处的现实并不是唯一的，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于这个现实，而用文字构筑另一个‘现实’——在那个全新的现实里，我们自由地舒展身心，我们自发地进行各种内心运动，我们将自己的精神和意志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如果你现在问我，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会回答说：它是宇宙中由文字构筑而成的另一种时间与空间，它的奇妙唯有会心者方能领略。”^[3]事实上，吴昕孺的《千年之痒》告诉我们的“过去或现在”的面孔并不仅仅是青春成长的历史，而是以此构筑起的另一种能够自由舒展身心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是乌去纱自始至终都在已经逝去的青春之中，去找寻懵懂的情感与最初的梦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吴昕孺所讲的领略“由文字构筑而成的另一种时间与空间”，可以解释为乌去纱的这种“找寻”既是一种青春缺失的补偿，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千年之痒》中既有婚姻的无奈，又有事业的困惑，悬疑贯穿小说始终，尤其是情爱纠缠不清。小说主人公乌去纱耗费十多年苦苦寻找“楼上那双眼睛”，最终他是否能够找到确切的答案？他又能够找寻到什么？从根本上来说，这样一个关于“寻找”故事的核心旨归之一是讨论情爱的抉择与运作。围绕男主人公乌去纱，吴昕孺设置了理想（吴盈盈）与现实（昌静）的两种选择，并将昌茜、玉兰、宋小卫等女性的情感追求作为参照系作了比照与补充。不难发现，吴盈盈的“楼上那双眼睛”无疑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当唐宏伟告诉他那个62班的女孩叫吴盈盈时，乌去纱更加强烈感受到那双漂亮的眼睛“在每一个课间都望着自己，给自己镀金和加冕。他不知道世间还有谁能够享受这种待遇，他更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够获得这种待遇”^{[2]12}。小说反复地描绘着这一双改变乌去纱命运的眼睛：“乌黑乌黑的大眼睛，镶嵌在一张白皙的脸上”^{[2]8}，“乌黑乌黑

的头发剪成童头，覆盖着清澈的眉额”^{[2]8}，“一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冉冉升起，好比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庭，所有光芒聚焦在他的身上，既感到温暖，又有些不自在，像芒刺轻轻戳着，痒痒的，带有快感的微微的疼”^{[2]9}，“那双大眼睛跳了下来，就在他闭着的眼睛前，慢慢向他靠近，靠近，直至以特写的形式依附在他的眼皮上”^{[2]10}，等等。为了这双点燃青春冲动与懵懂爱情的眼睛，乌去纱先是北大梦碎，而后给吴盈盈写信，冲动地去她家寻人，直至多年后还一次次打听她的工作单位……然而，理想终究只能是丰满的想象的存在。当追寻十多年，他终于再次看到“那双眼睛”，“它仍然那么大，那么黑”^{[2]416}，“笑得还是那么漂亮”^{[2]416}，只是“笑容后面那清高冷艳的玉石不见了，覆盖在玉石上面那像水一般晶莹澄澈的忧伤不见了”^{[2]416}，“一双大眼睛成了笑容的装饰，笑容成了柜台的装饰”^{[2]417}。而此时吴盈盈眼中的乌去纱，也不过是一个在童装柜前挑选衣服的陌生男子。

恰如陈敏华指出的，长在漂亮女生吴盈盈脸上那双“忧郁的、清澈的”眼睛仅仅是吴昕孺的一个暗喻，也正是他内心理想的化身。换言之，生活中的那双眼睛早已混浊黯淡，但在乌去纱心里却始终清澈如初。在物质至上与精神迷失的时代，一个理想主义者要保持自己的完整，不被“俗化”，不被“同化”，也不被“异化”，他必须要有这样一双“眼睛”为自己的心灵洗尘与蓄力。^[5]不过，还需要辩证看到的是，这种为理想与心灵的“洗尘与蓄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基于乌去纱在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不完美与情感的缺失。现实婚姻的“骨感”在于“我等着那片雪花”^{[2]50}已成往事之后，究竟还“相不相信爱情”^{[2]130}”。妻子昌静在乌去纱读大学路上的出现既是他生命中的偶然，也是他生命中的必然。理想的吴盈盈已成追忆之时，昌静就成为了乌去纱最合情理的情感替代品。历经大学四年的磕磕碰碰与相守相知，两人最终很自然地奉子成婚，生下了儿子亮亮。显然，乌去纱与昌静的这场爱情与婚姻，本身就是互相妥协的现实产物。结婚之前，昌静对乌去纱的百般讨好与亲近，其间夹杂着一个“发廊妹”满足虚荣心之后的心甘情愿；结婚之后，面对昌静的任性胡闹、婆媳之间的矛盾，乌去纱并没有逃离家庭，而是向现实低头的同时始终怀揣着心中那双最美的眼睛。可以说，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在乌去纱这一人物身上得到最本真的体现，也在最大程度

上使得情感表现获得了话语张力。

面对这种感情与生活的裂隙,与之相应而来的是,除了永不释怀的“楼上那双眼睛”,吴昕孺在《千年之痒》中到底如何进一步解释这一矛盾。当然,昌茜、玉兰、宋小卫、邱雁雁等女性的情感历程与命运辗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解答。首先看宋小卫,十多年前那个毫不留情面呵斥哥哥宋大保的天真烂漫的女孩,在时代与生活的裹挟中被蹂躏成了风尘女子,她“已经被厚厚的脂粉、黑色的眼影、像是涂了一层口红,以及那种莫名可状的风尘味,变成了另一个人”^{[2]335}。被无情岁月拽进深渊的还有昌茜,这个对姐夫乌去纱有着爱慕之情的妻妹,因为超过25岁,成了大龄姑娘,便匆忙嫁给了“约有一米七二,眉目还清秀,但瘦得可怜,两只裤筒空荡荡的,好像里面没有脚”^{[2]237-238}的小武,结果却是离婚。她后来去了深圳,最终依靠皮肉生意养活自己。再看鞠安仁的妻子玉兰。她“比鞠安仁矮几公分,不到一米六,五官平平,但精干壮硕,唇红、齿白、面紫”^{[2]280},是健康的“最好的标本”^{[2]280}。这样一个养猪能手与被乌去纱认为饱读诗书、最有涵养的鞠安仁结成夫妻。她主动追求鞠安仁时的誓言颇有几分豪气:“鞠老师,如果你不嫌弃我是个养猪的,就娶我做老婆,我保证你一辈子读你的书、教你的书,其他屁眼大的事都不要你操心。”^{[2]280}在乌去纱眼中,吵架、冷战、带崽,都是“城”内的风景,而在滨湖区,面对猥亵女学生的鞠安仁,养猪的玉兰选择了隐忍与包容。可以说,在“一个人”和“一座城”的互映叙述中,吴昕孺对这种婚姻危机的揭示隐含着对凑合情感的质疑与否定。

三 生存之思:“欲望时代”的命运史

《千年之痒》所展现的并不纯粹是乌去纱的都市情爱史,其深层透视的是都市浪潮与欲望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生存之痛和存在之思。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4]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吴昕孺在洞察当下中国社会生活这样“看得见的行动世界”的同时,更加着力呈现出了身陷生存泥沼中的挣扎灵魂和“看不见的内心生活”,特别是写出了一切尽在瞬息万变中的现世人心与人性复杂。实际上,长篇小说《千年之痒》延续了吴昕孺对知识分子精神审视的写作主题,但这一次更加深入、更加明确地指向歪脖子班

主任、任练达、汤仕宏、李美超、鲍容楠、乌去纱、单洪涛、李尚能、鞠安仁、刘文向等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命运史。

吴昕孺对知识分子精神与生存的剖析无疑是深刻而独到的,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普遍所遭遇的精神困境问题。我们将小说叙事时间拉回到1994年,乌去纱在《南方卫生报》工作了一年之后得以顺利转正,从而也获得了“一种肯定、一种荣耀、一种关系到终身归宿的身份认定”^{[2]161}。这个时候,乌去纱意识到这个“喜悦的七月”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从皱巴巴的学生证到崭新刷亮的工作证,意味着他能够施展个人抱负的“行动开始了”。不过,当上报人的乌去纱很快发现会写和会说的人很吃香,其中隐含着不可言传的通行规则:“会写,但不能乱写,要会写上面对安排和领导看重的。会说,但不能乱说,要说上面需要和领导喜欢的。”^{[2]162}这样的“独门功夫”还有:一是“从省、市到厅局,各级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乌去纱能像念顺口溜一样排下来,不会出现任何差错”^{[2]163};二是“从领导的长篇报告中提炼中心思想,拿出来作为本报策划的标题,并通过按语、编后感或小型评论等方式”^{[2]163},巧妙地博得领导的满意与欣赏。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乌去纱并没有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过多地改变自己的初心:对待家人,他选择了包容而不是逃离;面对宋小卫的性诱惑,他并没有过激反应而是给足对方尊严,予以婉拒;对待单位的职位晋升,他并没有选择拉拢关系或送礼行贿,而是凭借自己的扎实能干获得领导的赏识与提拔等。如此,我们不否认乌去纱面对现实诱惑有着强烈的抵抗与免疫能力,能够始终做坚守自我原则的知识分子。但必须看到的是,乌去纱的这种“不激愤”并不等于他是高尚的存在或如朋友们所称呼的是“最纯洁的人”。对于乌去纱来说,他对社会与职场的生存规则了然于心,他的“不争”也是一种“不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卑微个体自我妥协的选择。从农村人到都市人,他对人生的思考与领悟,抑或是永不放弃的“找寻”,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既定的个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线上的近乎无为的回应。

与乌去纱的“无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进报社的同事单洪涛,他对待爱情与事业都是“积极有为”的姿态。鞠安仁认为,乌去纱只是看上了昌静的漂亮,而昌静看上的则是乌去纱的“大学生”身

份。对单洪涛来说,他的个人恋爱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事业追求史,从“脸色从来没好看过”时尚妹子,到风摇柳摆的高跟鞋女孩,到同事骆明明,到在厅资料室当管理员的赵副厅长的侄女,再到省政协梁副主席的千金,等等,为了能够攀爬上位,单洪涛不仅凭借察言观色揣摩上级心思,而且利用了一切能够对自己事业起到帮助作用的女朋友。在他眼中,女朋友不仅是过日子的伴侣,首先还必须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看到频繁更换女朋友的单洪涛,乌去纱认为两人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单洪涛就是乌去纱,单洪涛有多恶心乌去纱就有多恶心。乌去纱通过这单洪涛面镜子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人的丑陋。人们之所以卑躬屈膝地争取权与位,主要是因为权力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无论是乌去纱,还是单洪涛,概莫例外。

恰如小说第十一章中所说的:“世界像个万花筒,说变就变。变来变去都是花,光怪陆离。”^{[2]200}这种“变”,最明显地体现在这群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之上:拥有无数粉丝的电台主持人李尚能,因爱情而上吊自杀;博学多才的鞠安仁,因多次猥亵和诱奸女学生而锒铛入狱;温文尔雅且又成熟稳重的鲍容楠,由于克扣作者稿酬,制造假书号,涉嫌犯罪而被抓。一个是优秀的学弟,一个是恩师,一个是知己,他们的精神幻灭也说明了乌去纱尽最大努力所构筑的精神空间的崩坍。吴昕孺在小说中写道:“阳光是这个世界的脸,阴暗是这个世界的肾。”^{[2]303}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原本是“这个世界的脸”,单洪涛、鲍容楠们的所作所为却更多表征着“这个世界的肾”的“阴暗”。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本来与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具关联性,但鞠安仁等人的堕落却预示着蚕食知识分子担当与责任的功利化、世俗化正在蔓延,这既是一种时代病症,又是一种时代警钟。从这一层面

来说,乌去纱选择的“孤独之路”并不是全然的“消极”,而是从根本上揭示了“真正的觉悟永远与迷茫同在”^{[2]404}的事实。

吴昕孺曾说:“文学对于从事它这一行业的人十分苛求,既要怀着信仰,又要有一定的游戏精神。”^[6]作为一位优秀的编辑家、诗人和小说家,吴昕孺创作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怀着信仰”写作,不仅仅满足于“原生态”地呈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的社会图景,而是更加强化了对于现实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度思考,从人性与人心层面折射时代病症。关于乌去纱的名字,《知心人》杂志的鲍容楠一语道破:“乌去纱的意思是‘去乌纱’,你爸的潜意识里不想让你当官。”^{[2]123}但这一解答并不能概括《千年之痒》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其实,不论是“乌去纱”,还是“吴盈盈”,终归聚焦到的是“无”字,实则是去掉时代的面纱、社会的面纱、生存的面纱、人的面纱与情感的面纱。不管怎样,吴昕孺已经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作了深刻剖析。

参考文献:

- [1] 陈进武. 吴昕孺小说论[J]. 创作与评论, 2014(12): 59.
- [2] 吴昕孺. 千年之痒[M].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16.
- [3] 吴昕孺. 我从不考虑风格, 只考虑效果[J]. 创作与评论, 2014(12): 57.
- [4] 陈敏华. 真实生活的描摹与精神写照: 读长篇小说《千年之痒》[N]. 湖南工人报, 2016-12-30(04).
- [5]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0-31.
- [6] 吴昕孺. “散文原生态”的生物学意义和文本学意义[J]. 新学术, 2007(5): 11.

责任编辑: 黄声波